

在紫薇花里奔驰

贺予飞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与沿河的紫薇构成两条平行线。但这并不妨碍你进入对岸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暗下来,天青色稿纸上出现一行粉紫的字符它是你这个夏天,未曾说出口的话那些随风晃动的花枝是招摇的梦,是迟疑的选择是怀念一个人时,心微微颤动的感觉紫薇花在你的体内伸展、盛放而后如雨点,零星落下生命中的未完成是一场恒久的等待,直到你发现镜子里第一根白发

那些奔驰的人,怀有驯虎之心当皮肤染上岁月的划痕你开始频频回首,甚至期待与迎面来的人撞个满怀去发现帽子和墨镜下一张腼腆而发红的脸也开始和多年不见的老友打长途电话,同陌生人培养出健谈的本领

你还想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愿望一朵一朵地,重新装回身体

仰望过正午的月亮也捡到地上的彩虹这并非时空错位而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旅途奔波的人,被赋予雕刻时光的命运

如果有一天,一群乌鸦告诉你他们的老家,日落时向你诉说五彩的心事

贺予飞,1989年生,湖南宁乡人,中南大学教师。出版有诗集《星星的母亲》。入选诗刊社第37届青春诗会

地震后的一晚

许晓敏

许晓敏,“90后”,四川邛崃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首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入选作家。作品见于《小说月报》《四川文学》等刊物。曾获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他把儿子那只手搭回马背上,头滑下来了,他把儿子的头举上去,手又滑下来了,他只能任由那只手吊着,像一段被风干的枯藤,毫无生气地悬在半空中。他握住那只手,双肩不受控制地耸动,抽搐。“这是你最喜欢骑的黑马,吾雷瓦萨,你六岁学骑马,是我拉着缰绳,托着你的屁股爬上去的,不管它怎么蹦啊跳啊,你那双细小的手臂,始终紧蹙了缰绳,还敢扯着马耳朵,冲它叫喊。你从马背上掉下来时,手里还紧紧地抓着缰绳不放。马拖拽着你狂奔,我的手心当时在燃烧,生怕坚硬的马蹄把你踩伤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知道这是你必须经历的,你身体里流的是黑骨头的血,迟早你都会征服它。那天下午你就能自个儿爬上马背了,汗和土也盖不住你脸上得意的红晕,你骑着它打着呼哨,踏遍了依蕊村的每一寸土地。”“我站在家门口,远远看见你骑着马去了尼日河边,让它喝点儿河水,然后你们沿着小路往山上走,你们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又被房子和树挡住,直到你们走到门口,我的心才落下来。”他抬起头,月亮变亮了,星星冒了出来,像一些碎银子。他知道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人间礼物

贺予飞

你也会想到自己放学归来的孩子想要像母亲一样,伸手去抚摸他们的头顶

也许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当一棵树在对面说了声“生日快乐”你也会飞奔过去,像老朋友一样给她大大的拥抱问一声,“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主题词写作——

在人间

鲨鱼一脚踢飞夏天

焦雨溪

焦雨溪,1996年生于河北承德,现居上海。法学生,作词人,前影视记者,舞蹈教练,业余写作。已出版《月燃》《山字河宙》。作品见于《当代》《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西湖》《西部》等刊物

我张开了双臂,在蓝色的池水里,迎着热风飘来的消毒水味。因为戴着耳塞,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看到她的嘴一张一合,我判断她说的是:下来!她像一条矫健的鲨鱼那样,张开双臂邀请了我。我心一横,跳了下去。所有的水花朝我四周让步,飞溅而起,又在我入水后马上平静下来。周围的老朋友们看向了我,我懂他们是在惊奇我居然下水了。我朝他们自豪地招了招手,然后开始在水里扑腾,笨拙地狗刨,但我实在无力对抗满池的液体,最后选择停在水中央,宛如一根无助的芹菜,冠军则开始盘旋在我游泳圈周围,像一条真正的鲨鱼那样带动了我。她偶尔在水下推着我,偶尔又用手拉着,带着我在泳池足足游了一圈,让我第一次忘记了对水的恐惧。她钻进水里让我看不见她的时候,我感到真有一条鲨鱼在带我翱翔,危险又迷人的清凉,还有些风光。

从记事起,我总是在见到水的时候失去安全感。那些湖与海,在父母带我旅行时,伴游的向导经常带着善意强行逼我面对它们。和其他孩子去玩呀!所有人经常用类似的话语催促我,好像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往水域,在盛夏被浅浅的浪花拍打脚背,是对于童真而言天经地义的必修课,不戏水就不是儿童似的。

而我总是在面对这种催促时,穿着每一年根据我身高变化新买的泳装——要么是裙装,要么是连体泳裤,呆呆地望着那些气势磅礴的液体一动不动,陷入恐惧带来的安静。尽管他们常安慰我说,放心,我们看着你呢,而且这里是安全区呀,但我还是无动于衷。面对湖与海,甚至泳池,我总觉得那些水会淹没我的头顶,然后无孔不入地填满我的五官,所以在许多个暑假,我日复一日地穿着各色泳装,就像穿着日常的连体裤那样,躲在巨大的太阳伞下,看着远处的朋友们嬉戏,直到父母或老师叫我们回去吃饭。

直到十二岁那年,在夏天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朋友。她是我们市的中小学游泳冠军——这从她超短的头发可以看得出,像个假小子似的,据说为了方便戴泳帽,她总是穿着

不同颜色相同款式的赛级泳装,在夏令营里不停地游泳,很少和我们一起玩。我和朋友们暗地里讨论过她,学画画的朋友A觉得她脚上一定有天然的蹼,像许多能在水里游的动物那样,五个脚趾无法分开,拿过奥数奖牌的朋友B则推着眼镜说,她每天这样游泳,一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父亲告诉我,与其和他人讨论一个你好奇的陌生人,不如到面前真的去看看她本人到底是怎样的。

于是在十二岁那个小学毕业的暑假,我第一次在夏令营里走到了泳池边缘。我假装在玩水,却只敢坐在泳池边缘,把双脚轻轻放在水中拍打。泳池边缘的瓷砖被太阳烤得烫极了,我感觉我像一款铁板烧上并不常见的食材,随时要熟了。正当我分神时,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脚,我惊叫起来,但是那双手没有将我拉向水中,而是就着我的脚和浮力钻了出来,和泳帽极为贴合的脑袋冒出水面,就是那位游泳冠军。她摘下泳镜,吐了一口水,朝着我笑嘻嘻地说,怎么,不敢下来?

是的,我不敢。这没什么好逞强的,我承认了这一点。

我看到你好多次了,每次都在长椅上躺一天。她边说着,边朝泳池边泼水,给台子降温,然后用



我张开了双臂,在蓝色的池水里,迎着热风飘来的消毒水味。因为戴着耳塞,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看到她的嘴一张一合,我判断她说的是:下来!她像一条矫健的鲨鱼那样,张开双臂邀请了我。我心一横,跳了下去。所有的水花朝我四周让步,飞溅而起,又在我入水后马上平静下来。周围的老朋友们看向了我,我懂他们是在惊奇我居然下水了。我朝他们自豪地招了招手,然后开始在水里扑腾,笨拙地狗刨,但我实在无力对抗满池的液体,最后选择停在水中央,宛如一根无助的芹菜,冠军则开始盘旋在我游泳圈周围,像一条真正的鲨鱼那样带动了我。她偶尔在水下推着我,偶尔又用手拉着,带着我在泳池足足游了一圈,让我第一次忘记了对水的恐惧。她钻进水里让我看不见她的时候,我感到真有一条鲨鱼在带我翱翔,危险又迷人的清凉,还有些风光。

我开始和冠军学习游泳,她是位称职的老师,但我却不是个好学生。她耐心地教我在呼吸时如何“忘记我有个鼻子”,但我却在“忘记鼻子”后无论如

“你看看,路已经走了一半了,我不能走太快了,我怕你跟不上,他们都说找辆车来接你,愿意来接你的人可多了,但车跑得太快了,我怕你跟丢了。”他可能是累了,声音低得像影子划过路面。

“你的手越来越冷了,你是在怕冷吗?吾雷瓦萨,我给你带了查尔瓦,你阿姆新给你辮的,有两层,还说过年时给你,披上吧,披上就不冷了。”他给儿子系上了件查尔瓦。

“我来找你,你阿姆也担心呢,叫我牵着黑马来,她还想跟着这一块儿来,我不敢让她来啊,她要是来了肯定就走不回去了。”

他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连心脏跳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他有些害怕,想起儿子送他的手表,抬起手腕,贴近耳朵听那嘀嗒嘀嗒的声响,好歹镇定下来了。

“时间还在走呢。我不该跟你讲,打冤家那时候彝人活到三十岁是可耻的,说明他不够勇敢,你全都听进去了吧,毕了业才会去当消防员。我和你阿姆经常在手机上看到你的消息,你在哪里扑火,哪里抗洪,哪里救人,我们都知道。你阿姆总说你这个儿子不是给我生的,是给国家生的。我骂了她,只要有儿子,等给我做尼木措毕的时候,都会把我拍得高高的。要不是国家,我们现在都还住在山上的土房子里,种那片满是石子儿的土地,哪里有这么宽敞牢固的砖房住,还能在城里找个活儿干,你也能一直读书。”

他开始大口地喘气,好像随时要倒下了。月光滴得更密了,石头和草叶上流溢着近乎神性的微光。

“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参加丧礼,你跟着你阿普唱《阿古合》,兽类大象大,大象照样死,鸟类鹏鸟大,鹏鸟照样死,可有不死物,没有不死物。你问你阿普是不是人都会死。你阿普说,人都会死,但灵魂不死,会回到兹兹普乌,和祖先的灵魂生活在一起。你不会孤单,等去兹兹普乌的路上,你会和你阿普一起。我不悲伤,吾雷瓦萨,对彝人来说,死和生一样值得庆贺。”

这段路下过一场雨,是湿的。他裤腿上的泥巴越来越厚,人也快走不动了,远远看去,像只腿陷在蜂槽里挣扎的蜜蜂。

“吾雷家的火葬地在山上,这时候草木都茂盛了,绿绿的一片,还有人在上面牧羊。”

“在山间上还有一条溪流,水是甜的,你还把煮熟的羊腿泡在里面降温。”

“你阿姆肯定还没睡吧。”

他的话越来越短,眼泪开始一滴一滴泄落。

夜更深了,星星和月亮都贴在了一起。他不知道又走了多远,也许也没有多远。他听到一颗小石子从高处顽童般步步跳落而下,哒哒哒,清脆地击碎着这片寂静,跟在它后面的,是短暂的虚空,最后一声“哒”卡进了缝隙里,一切声响都哑了。

此时的月光亮得惊人,仿佛能照透最深的阴影。路边几间房屋朝一侧坍塌,形成了一道幽邃的裂口,窗户的残框卡在混凝土碎块里,钢筋如同从伤口中翻出的筋络,泛着铁锈色的冷光。沙发、衣柜、冰箱、床、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水泥渣滓中露出奇形怪状的边沿。时间在震后如同冰裂,将这片废墟钉死在最痛苦的弧度,里面是一片死寂。

他恍恍惚惚站着,仿佛跟那颗石子一样,刚从高处落下来。

“吾雷瓦萨,你阿普说黄路是病魔之路,白路是返祖之路,黑路是死者之路,你现在不是独自一个人走在黑路上吧。”

他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前面好像有几个身影在晃动,停在那里,看了好半天,除了黑暗朝他一点一点移动过来,什么也没有。

月光把人和马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

何都无法记起我还有个嘴巴,导致我实操时几次差点把自己憋过去。冠军也没什么好顾及的,她从我身后抬起我的脚,强行让我漂浮起来。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整个人漂浮起来后,我就没办法把头从水中顺利抬起,于是我发了小脾气。冠军对我的小脾气严阵以待,她告诉我,如果不学会勇敢地把头扎进去,不把整个人浸在水中,就永远没办法学会游泳。

但是学不会又能怎么样呢?我这辈子也不会遇到水患,如果遇到的是海啸,游泳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我反驳她,反驳她的时候,我的手还紧紧抓着游泳圈。

然后这位冠军生气了,她一脚把我的游泳圈踢飞,把泳帽一把扯下来,两手一撑上了岸,对着在水里把着泳池边缘不安的我说,这样下去你永远学不会游泳!

那天之后我就没再见过她了,夏令营还没结束,她就去了有体育培训的中学提前开学,去那里上学并且游到奥运是她的目标。而我在余额不多的暑假里,开始被她踢飞的游泳圈反复感到忧伤,游泳不是我的目标,我甚至不用因为是否学会游泳而感到压力,但我心里莫名觉得我应该学会,再不学会,下一个夏天我还是会像每一个夏天一样,无法进入水中。

于是我拜托父母给我请了夏令营的私教,这次我学到第三天还没学会,怎么都不想去学了。我怕水,讨厌憋气、蹬腿、大口呼吸时,嘴巴上沾着游泳池消毒味的水。我说我觉得自己学不会也不想学,我浮不起来。

父亲说,你再去一天,这一天如果学不会,就不用再去了。

那晚我拨通了冠军的电话,她好像已经不记得我们分别时的争执与彼此发过的脾气。听说我在学游泳,她开心地告诉我说,要送个泳帽给我,她刚好有个全新的泳帽,留在夏令营老师那里。

于是第四天,我轻松而开心地进入了泳池,就是那一天,我学会了游泳,从此不再怕水。我原谅了水,水也原谅了我。